

楔子 六安侯府被抄家

大越明德二十一年夏，掌天機司的六安侯蘭襟被查縱容手下嚴刑拷打、敷衍應罪，麻木不仁、構陷朝臣，囂張跋扈、不顧百姓死活……等十條大罪。

朝臣們紛紛上奏，求明德帝秉公辦理，殺蘭襟，以安定天下民心。

朝堂內外上次如此團結一致的時候，還是在安王提議將群臣俸祿調高，由此可見蘭襟有多不招人待見。

說不招待見都是輕的，只因他所掌的天機司直歸皇帝統轄，專門刺探朝臣們的情報，蘭襟又有實打實的戰功，整個長安城沒幾個人不看他臉色行事，說他是凌駕於眾臣之上並不為過。

這幾年天機司坐大，蘭襟行事越發狠厲，多少人恨得牙癢癢，怕得渾身戰慄，終於等到他倒楣的這一日，不落井下石怎麼對得起開眼的老天爺？

這一個月來奏摺如雪花般紛紛揚揚地往御書房送，被明德帝盡數壓在龍案上，留中不發。

蘭襟則被禁足在府，他沒有受到任何干擾，像是被參的人不是他一般，這些日子從六安侯府經過的人還能聽得到從裡面傳出的絲竹聲。

六月二十，明德帝的旨意終於下達。

以蘭襟每一條戰功抹掉每一條罪責，以功抵過，廢黜侯爵，將其貶到慎遠坊圈禁，天機司就此解散，其下所有官員被驅出長安城。

仍有朝臣對此結果不滿，繼續上奏，被明德帝一一駁斥。

至此，長安城的這一場風浪才算徹底平息下來。

慎遠坊在城郊三十里外的山林中，專門關押犯錯的皇親國戚、朝中重臣。

曾經天機司與慎遠坊並稱為長安兩大修羅地獄，如今掌天機司的閻羅要去慎遠坊做小鬼，也是令許多人唏噓不已可過後仔細想想又能笑出聲的事情了。

為了表示皇帝對此事的重視，查抄六安侯府的是新走馬上任的戶部尚書蘇唯安。他在率人往六安侯府來的路上，無比悔恨這兩年政績如此突出，才在六安侯倒楣時成了出頭鳥。

而且不到半年，這已經是他第二次率人抄家了，上一次抄的是烜赫一時的慶安王府。

戶部的人馬來來往往，穿梭於侯府間，蘭襟在旨意下達當日被宣進了宮，他願意認罪，但只有一個要求，要親眼看侯府抄家。

是以此時此刻，他就立在院子最中央，穿著一身月白的錦袍，一頭墨髮隨意披散著，像是昨夜剛剛飲酒取樂過的風流公子，只見那雙狹長的鳳眸沁出點點墨意，冰冷又深邃，搬東西的戶部官員對上他那雙眼，脊背發麻得差一點就把東西給摔出去了。

蘭襟輕輕柔柔地開口道：「可得小心點，查抄的東西是要寫上清單供陛下御覽的，砸了這一件把你這條爛命搭上都賠不起。」

「是，是……」

蘇唯安站在他十步開外，不知為何，莫名地就想到查抄慶安王府的那一日，也是和今天差不多的一個豔陽天，王府的當家人同安郡主容瀲雙臂環胸倚在牆邊，全程淡淡地笑著看戶部人往來。

容瀲生得貌美，用「傾城」作比都不為過，只是被那樣的美人盯著，蘇唯安不覺得心波瀲灩，只覺得一陣陣陰風往身上刮。

這兩個人哪有一丁點自己倒大楣被抄家的自覺？而且他記得容瀲也被貶去了慎遠坊，這兩個妖孽要是碰到一起去……

蘇唯安正走神呢，蘭襟似是想到什麼一樣，轉身提步朝他走來。

蘇唯安一怔，下意識就想跑，又怕在屬下面前丟臉，只能硬挺挺地立著，面上掛起一個笑，喚道：「侯、侯爺……」

蘭襟溫和地道：「我如今已經不是侯爺了。」

蘇唯安噎了一下，抖著唇道：「蘭、蘭襟。」

蘭襟面上的溫和頓時又轉為陰惻惻，說：「你膽子還挺大的。」

蘇唯安怯懦地低下頭，不敢接話。

蘭襟盯著他片刻，忽而親密地摟住他脖子，蘇唯安一個腿軟差點跪地上，被蘭襟良善地托住，「蘇大人已經是一品大員，怎麼還這麼不長進？」他搖了搖頭，又道：「蘇大人，我們打個商量。」

「蘭……蘭公子吩咐就是。」

「查抄的這些東西不要讓人隨便動，我最煩別人碰我的東西。」

抄家東西都要入庫，日後或變賣或呈上，蘭襟如此說實在是不合規矩，可蘇唯安也從這話聽出了玄機，蘭襟此去並非無歸路。

如果他答應可能以後蘭襟會對他手軟，他不答應，蘭襟可能會想辦法逼他答應。

一品大員、戶部尚書、我朝股肱蘇大人，想哭。

「對了，慶安王府查抄的東西呢？」

蘇唯安深吸了口氣，道：「陛下已經御覽，吩咐下面變賣成銀入國庫。」

蘭襟幾不可聞地歎了口氣，「也罷，旁人給她的我也不想讓她留。」

他轉身信步走遠，陽光穿過槐樹細密的葉子，短暫地鍍他一身耀眼金光。

蘇唯安摸了摸脖子，喃喃低語道：「從前也沒聽說過蘭襟與慶安王府有什麼往來，真是奇怪……」

不過在蘭襟身上，再怎麼奇怪也不奇怪，誰知道他又安的什麼害人心……

第一章 鬧得雞犬不寧

進了八月，萬青山的楓葉紅了第一片。

每年的這個時節，慎遠坊的人都要到山上折最新鮮的楓樹枝，著人快馬加鞭送到長安城供皇親貴胄、官宦子弟們賞玩，這也是慎遠坊中一年最清閒的時候，眾人在楓林間幹活，儘量蹭得一點兒閒暇，畢竟這裡的每一天都那麼難熬。

「要是從前知道如今我要做這種事情，一定不去搶著運到城中的楓樹枝看了，那句話怎麼說來著？叫蒼天饒過誰……」最粗大的那棵楓樹幹上半趴著個姑娘，不

像旁人那樣幹活時把頭髮攏起，而是披散在身後，將窈窕身段盡數掩住，反倒更惹人眼。

樹下的方雲夢緊張地摳著手，擔憂地喊著，「容瀲妳小心一些，要不，還是下來換個人上去吧？」

容瀲一腳穩穩地踩上一截樹枝，鬆了口氣，扭過頭燦爛一笑，她臉上沒有半點脂粉，可天生媚眼如絲，不畫也勾人，這麼笑起來彷彿是在這山林間出沒的妖靈。

「沒事的，從前在家中別說爬棵樹，就算爬閣樓頂都難不倒我的。」容瀲給了方雲夢一個安心的眼神，咬著牙繼續往上爬。

楓樹都矮，身下這棵已經是林子裡最高的了，攀上高處幾乎能俯瞰到所有人，容瀲餘光四下掃了一圈，林子周邊每隔十來步就有一個士兵把守，慎遠坊的人三五成群湊在一起，剪樹杈、拾樹杈，裝進大大的背簍裡。

這裡和慎遠坊沒什麼差別，不過是個露天的監牢。

容瀲淡笑一聲，拿起綁在腰間的大剪子，挑著還沒紅透的楓樹枝下手，紅意簌簌地落了一地，方雲夢一枝接著一枝的撿起，小心地收好。

手舉得時間長，腕子有些酸疼，容瀲將大剪子卡在樹杈上，左手揉了揉手腕。

「人怎麼沒來，不會是死了吧？」正午的太陽明晃晃地照得她犯睏，她打了個哈欠，人懶洋洋地往樹上躺，一頭長髮垂了大半，但聽「匡噹」一聲，大剪子被她晃得掉落在地上，樹根下草窩裡一下竄出隻雪白兔子，驚慌地往東南方向跳，幾下就沒了蹤影。

那邊望過去就是個斷崖，也沒什麼人把守，如今看來後面應該是有出路。

「樹枝已經剪得夠多了，我們回去吧！」方雲夢艱難地背起一個背簍，仰著小臉看著她。

容瀲扶著樹幹從上面一躍而下，從她的背簍裡抓了一大把樹杈壓進自己那堆裡，背起來和她一起去找監工交差。

「呀！我忘了掉下去的剪子了，這位大人我回去拿一下，立刻就回來。」

慎遠坊的人陸陸續續都往外走，林子裡一時沒多少人，容瀲撿起剪子用力往東南方向拋出去，片刻後聽到一聲落地聲。

果然，下面有路。她輕輕地扯開嘴角，挪著腳步過去，不想一聲低喝在身後乍起——

「鬼鬼祟祟的在做什麼？」

容瀲蹙了蹙眉，轉身時面上已經掛著笑，「方才有一隻兔子竄過去，我想用剪子抓住牠來著，這位大哥也知道慎遠坊日子苦，我已經有一月未曾吃過魚肉，餓得直頭暈。」

那侍衛黑著臉仔細盯著她，似是在確認這話的真假。

容瀲眼底委委屈屈的蘊著淚，顯得一雙瞳仁柔弱不堪，侍衛已在動搖，前方不遠處卻突然傳來一陣騷動，把守的侍衛都湧過去，他也一把抓過她肩膀往那邊一推，「一起過去！」

那廂侍衛與慎遠坊的人鬆散地圍著，容瀲一進人群一眼就看見了蘭襟。

他靜靜地立著，鞭子被他一手抓住一端，另一端在如今掌慎遠坊的副掌司陳仲年那裡。

陳仲年額角青筋暴起，怒氣勃發，「好你個蘭襟，你以為這還是你的天機司，還是你的六安侯府？這是慎遠坊，你只是這的罪人、這的奴隸，今日慎遠坊所有人都到楓葉林，你卻遲遲不來，本官依慎遠坊的規矩略施薄懲，你居然還敢反抗，簡直是目無法紀！」

容瀲聽了不禁輕笑出聲，女聲柔柔漾漾直往人心裡鑽。

陳仲年一聽這聲音卻更氣了，咬著牙循聲瞪過來，「妳笑什麼？」

「我笑陳大人耿直純真，陳大人剛來不久可能有所不知，若是目有法紀，我們怎麼會到這兒來呀？」

蘭襟眉眼斂下，緩了緩眼中的異動，手突然間鬆開，陳仲年沒防備，一下子往後栽去，摔了個結結實實。

四下響起悶笑聲，陳仲年氣急，折起鞭子就往容瀲那兒抽，容瀲只聽「啪」地一聲，可鞭子卻沒落到身上。

只見蘭襟身形閃到她前頭，直接以掌心接住了，他眉眼淡淡，這一次手用力一拉，伸腳踹到陳仲年的胸口，奪過鞭子朝著他臉狠抽下去，山林間頓時響起殺豬般的痛苦呻吟聲。

侍衛們面面相覩，都聽說過六安侯蘭襟的狠戾，此刻誰也不敢輕易上前。

蘭襟腳踩上陳仲年的胸口，棄了鞭子，道：「我若是沒記錯，明德十六年，陳仲年陳大人上我侯府來想謀個差事。那時陳大人可不是這副正氣凜然的模樣，若不是我實在年輕，八成都認我做爹了。昨日沒有人告訴我今天要到萬青山來，陳大人這麼眼巴巴地想挾私報復，也得看自己有沒有那個本事。」

自蘭襟到慎遠坊來一直都是安安靜靜的，像是要在這裡安詳地養老，今日這一鬧才讓眾人知曉他到底是誰。

他是光憑名字就可以震懾半個長安城的六安侯蘭襟！

蘭襟放開陳仲年，轉回身，諸人自動退到一旁。

容瀲眼睛一直盯著他的手，瞧見手心有血珠往外冒，方才那一下怕是傷得不輕。

她抬眼卻撞進他一雙深若寒潭的眸子裡，朝他揚起一抹笑，一副沒心沒肺的樣子，她背上背著一簍楓樹枝，紅葉盛放在她耳畔，顯得天真又妖冶。

蘭襟暴打了副掌司陳仲年的事情很快傳開，慎遠坊從前沒出過這樣的事情，正掌司王遂之從長安城剛回來就聽見此事，頓時一個頭兩個大。

蘭襟是個什麼人王遂之還是心裡有數的，找遍長安城都找不出比這位更難搞的人，自從蘭襟來了之後他一直特別留意，不想蘭襟像是來這修仙禮佛的，每日除了幹活就是打坐，連話都很少和人說。

他感動得給廟裡捐了不少香油錢，沒想到自己只是出去一趟回來蘭襟就鬧翻天了，經過艱苦卓絕地衡量後，王遂之罰了蘭襟兩日不許進食。

夜到濃深時慎遠坊的一日才結束，這裡雖苦，夜裡倒還是一個人一間小屋子單獨

居住，容瀲打水洗了臉，將帕子浸在涼水裡泡著，褪下上衣。她從前也是千尊萬貴的同安郡主，這一身皮子又細又白，恍若上好的凝膠，白日因背著背簍時間長，兩肩都勒出了青紫的痕跡。她輕嘶一聲，撈出帕子往淤痕上覆，涼意逼得她身上汗毛倒豎，倒也緩解了那股火辣辣的疼，沒有藥膏就只能用這種方法了。「誰？」一身輕微的聲響灌入她的耳中，容瀲扯過外衣將自己裹住，快步走到門口。只見月亮大如盤，遙遙地掛在天邊，照得院中纖塵畢現，並沒有什麼人。容瀲皺著眉回房間，方才空空的几案上卻擺著一個描銀的小盒，裡面竟是化淤除疤的藥膏。她生得美，從小到大沒少有公子明裡暗裡送她東西，那時候千金都難換她笑顏，此刻這一盒藥膏算是對了她的心。竟不知道是誰有這個本事，在慎遠坊也能弄來藥。容瀲看了半晌，原封不動地將藥收起來，躺床上睡了。

翌日晨起吃飯時，飯桌上少了兩個人，一個是被罰的蘭襟，另一個是一早就沒見到人影的左擎。門口有人把守，桌上沒人多說話，等飯畢將各自碗筷收拾起來時，霍准見左右沒人注意才道：「萬青山楓樹林東南邊的斷崖其實是被故意挖斷的，下面還有通路，每日都有侍衛把守。左擎就是發現了那條路，昨夜想逃跑被抓個正著，連夜祕密被帶回長安城，肯定是回不來了。也不知道是誰想的這個主意，真是陰損要命得很，我掐指一算，這個人一定不會有好下場的。」霍准從前是南疆的城主，南疆城周邊是各個小國，他仗著天高皇帝遠倒賣各種消息出去，大多都是假的，攬得邊境小國動盪不安，明德帝有藉口派兵收復，卻也不能當不知道，便把霍准扔到了慎遠坊。論對消息的敏銳程度，霍准排第二，這裡沒人敢稱第一。「你們幾個圍在那兒做什麼？還不去幹活？」侍衛一喊，眾人散開，容瀲後知後覺地發現自己竟是無意中逃過一劫。慎遠坊中規矩眾多，不過大多數都可以變通，只有私自逃跑罪名最大，一旦被逮到就會立刻處死，沒有任何轉圜的餘地，若不是昨日出了蘭襟那檔子事，可能被帶回長安服刑的就是自己了。她突然記起來，當初是天機司奉命重新整修慎遠坊和萬青山，霍准口中「陰損要命」的人好像就是蘭襟。蘭襟是知道斷崖一事的，就是不知道他昨日打陳仲年是碰巧還是故意的了。容瀲走到院中與眾人集合，今日依舊是去萬青山。蘭襟也從屋中出來，緩緩地站到她身側，他身上帶了絲寒意，風揚起他鬢邊的一縷髮，蹭到了她的指尖。

容瀲餘光往他垂在身側的右手看，恰逢蘭襟抬手整了整衣領，掌心那道翻捲著的傷口觸目驚心。

她暗自鬆了口氣，傷得很重，這她就放心了。

昨日折楓樹枝時蘭襟沒來，這活不能一個人幹，可經過昨天不知道，誰有那個膽子敢跟蘭襟一起，監工正愁著呢，容瀲自告奮勇地站出來道：「昨日蘭公子因幫我挨了打，手受傷不能幹重活，那不如今日你就跟我們一組，在下面檢樹枝就好，剪下來多少我們三個平分。我不想虧欠人的，這樣我們就兩清了。」

監工眼睛一亮，立時定下來，「就照妳說的辦。」

容瀲笑吟吟地瞧著蘭襟，轉身快步地奔到楓樹下。

蘭襟瞇起眼看她的背影，視線從隨風揚起的墨髮一路滑到她不堪一握的細軟腰肢，眸底竄起了火，低聲喃喃道：「我們兩清……」想得可真美。

方雲夢抱著背簍站在蘭襟身邊，漲紅了一張臉，怯生生地道：「蘭……蘭公子往後站一些，不然一會兒剪下樹枝會刮、刮到公子的……」

蘭襟的注意力仍在樹上的女人身上，緩了一會兒才轉過頭，冷漠地問：「妳說什麼？」

方雲夢的手不自覺地摳著背簍的竹條，在他淡淡的目光裡連句完整話都說不出來。蘭襟視線移開，有幾枝帶著葉子的樹杈從頭頂飄落，將將擦過他英挺的鼻，落在腳邊。

容瀲眼睛睜大，「哎呀」了一聲，「蘭公子站得那麼近做什麼，快往後站站，等我剪得差不多了你再來檢。」

那語氣還有些嫌棄，蘭襟卻聽話地後退了幾步。

容瀲笑了笑，手構著高一點的一截樹枝一使力，腳跟著蕩過去踏上一個樹杈，卻不想那樹杈不甚牢固，她一腳踩斷，腳底一空，整個人隨即往下掉。

「啊——」

蘭襟垂在身側的手指微曲了下，人一動沒動。

容瀲腰背著地，因這兩日楓樹受了摧殘，地上鋪了一層樹葉，倒是沒摔怎麼樣，就是剛剪下來的樹枝刮了她幾下，火辣辣的疼。

「容瀲，妳沒事吧？」方雲夢嚇壞了，跑過去攬起她。

容瀲一摸後腰，血透出衣衫來，抹了一手紅，她心有不甘，咬著下唇委屈地看著蘭襟，道：「蘭公子功夫那麼好，怎麼不救救我呢？」

蘭襟抬起右手道：「我手受傷了，連重一點兒的活都幹不了。」

容瀲皺眉，蘭襟這是把她之前的話還回來了。

蘭襟的鳳眸看了看她的位置，再挪到自己腳下，歎了口氣道：「若是我方才站的位置還能搭一把手，現在這裡確實是遠了些。」

容瀲的銀牙咬了咬，低頭用手擦了擦眼角，可憐得不行，剛剛還是她囑咐他站遠的，怨不得別人。

方雲夢小聲說：「要不妳去和監工說一聲，今日先回去……」

容瀲搖頭，受這點傷就想不幹活，哪有那麼便宜的事情？疼就算了，可一想想受

了疼還白忙活，她就不痛快。

容瀲轉身又要往上爬，這時蘭襟倒是開了口，「妳還上去？是想再摔一次下來？」他說得雲淡風輕，可偏偏不著痕跡能把人氣吐血，背對著他容瀲咬牙切齒，一轉身一臉無辜，絞著手指不恥下問，「可雲夢爬不上樹，蘭公子你又是個『身負重傷』的人，我若是不上去，咱們今日可怎麼完成任務呢？」

她話裡的某兩個字惹得他勾了勾唇角，伸手招呼她們兩個站到遠處。

只見他卸下大剪子中間的鎖扣，一柄剪子變作兩把小刀，他左手執起一把，腕部用力往高處一甩，橫著削下幾截樹枝。

他轉頭看向容瀲，問：「如何？」

容瀲驚喜地拍著手，誠心誠意地讚道：「精彩。」

虧了蘭襟的飛刀，三人一組在日落之前就完成了任務，那棵楓樹光禿禿的，被削得一截樹枝也沒有，可憐地杵在冷風裡。

容瀲腰上的傷口黏在中衣上，回去後她趴伏在榻上，方雲夢眼眶紅著，手都在發抖。

「沒事的，妳用力往下一扯，這麼慢騰騰的反而疼得厲害。」

方雲夢深吸一口氣，狠下心將中衣往下拽，容瀲疼得呻吟一聲，將下唇都咬破了。腰間橫著幾道刮傷，倒是不深，只是容瀲那身肌膚嫩得出奇，雪白的顏色襯得傷口過於猙獰，方雲夢打來水給她清洗傷口，容瀲雙手疊在臉下舒服地躺著。

這慎遠坊中有確實是犯過大錯的人，但有一部分是受株連之罪被關在這的，方雲夢便是其中之一。

方雲夢是六王爺的妻妹，去年六王爺犯上作亂，領兵闖長安被抓，混亂中被萬箭射殺，消息傳到王府，王妃上吊殉葬，上下一千人等親近者皆被流放，或變賣為奴。

王妃母家在雁城，是當地極有威望的世家，謀逆罪株連甚廣，方家也逃脫不開，方雲夢年紀尚輕又是女兒身，陛下便網開一面將她關到慎遠坊裡來。

她天生膽子小，又被保護得極好，哪曾見過像慎遠坊這樣的地方，剛開始來的時候被人欺負，日夜都在哭，容瀲到來後為她出了一次頭，打那之後方雲夢便只肯和她親近。

「雲夢，妳可知妳兄長被關在哪兒？」

方雲夢上面還有兩個哥哥，曾經也是雁城出了名的青年才俊。

「我不知道……」

「妳想他們嗎？」

方雲夢點點頭，淚珠在眼底裡打轉。

容瀲長長地歎了口氣，不無羨慕地說：「多好，這世上還有妳惦記的人，還有妳的親人在……」她輕笑一聲，側身拍了拍方雲夢的後背，道：「好了快去睡吧，明日還要早起。」

她實在有些累，趴著這麼一會兒就有些犯睏，昏昏沉沉間似是看見一雙眼，輪廓模糊，只那瞳仁晶亮得像是琉璃珠子，她脊背有些發涼，一個激靈轉醒，翻個身

側躺，手觸上床邊一個涼涼的東西。

還是個描銀的小盒子，這次是治傷的金瘡藥。

容瀲盤腿坐起來，小小的一間屋子一覽無遺，沒有能藏人的地方。

「我明日要是斷條腿，是不是還要送碗豬骨湯過來？這人是看上我的傾城之貌，還是看中我的純真無瑕了？」她端詳著金瘡藥良久，依舊沒動，跟昨夜的化淤藥放在一起。

秋月無邊，涼風卻無信，沒把她想得到的吹到她身邊。

蘭襟被罰餓了兩日之後再出現在飯桌上，眾人很明顯感覺到了今日伙食格外好，平日早飯都是饅頭就白粥，今日是肉粥水晶包還有一大碗的炸酥肉。

這些曾經吃遍山珍海味的人，為了搶最後一塊酥肉差點兒打起來。

昨夜無星無月，烏雲密佈，剛吃上飯，窗外便下起瓢潑大雨，直到雨停之前註定都幹不了活，眾人都在祈禱，這場雨最好下他個十天半個月。

吃過飯眾人散開，正要各自回房間，門口晃進來一道身影，赫然是幾日沒出現的陳仲年。

蘭襟那鞭子下了狠手，陳仲年左臉有一道長長的傷口，本來長得還算能看，如今倒像個惡鬼了。

容瀲一瞧見他就覺得他要作妖，果然下一刻陳仲年便道——

「之前釀的桃花酒還在外面，你們幾個過去搬回來，這可是要送進太子府的，壞了一點就拿你們是問！」

他手指點了幾個人，其中正有蘭襟。

蘭襟兩日沒進水米，剛吃了口東西就要去搬重物，而且他的手傷未癒，明眼人一看陳仲年就是衝著他來的。

上一回陳仲年挾私報復被蘭襟打了一頓，這一次諸人默默地後退一步，怕被誤傷到。

蘭襟卻沒什麼反應，徑直拿起門外備好的斗笠走入雨中，雨簾之下，他身上淡色的麻布衣衫透出幾分青色，瞬間濕透裹在身上。

容瀲抱臂靠在門邊，越發覺得這個人和迷霧一樣看不透。

他情緒不定、喜怒無常，她以為在楓葉林他救自己一次，那她從樹上掉落也會救她第二次，但他沒有；陳仲年傷他一次，他還回去，第二次也該如此，可他又沒有。

「唉……」容瀲長長一歎，荒腔走板道：「十月的天，蘭襟的臉，都是說變就變的。」

老天爺似是聽到慎遠坊中人的虔誠祈求，這雨下了整整一日還沒有停下來的意思。放晚飯時蘭襟他們幾個還沒有回來，容瀲回屋中躺在狹窄的床上，許久之後院子才響起陸陸續續的腳步聲，伴隨著霍准那閒不住的說話聲，等到聲音漸漸掩在雨

聲下她才起身。

蘭襟住的房間在最北邊，門前面有棵老槐樹，白日擋去大半的光，夜裡陰冷得厲害。

進了門，他將濕透的衣裳脫下晾在一邊，將身上水珠擦乾換了件乾淨袍子，右手掌心的傷口泡了一天的水已經潰爛，邊緣泛白。

他扯下一條乾淨的布隨意綁上，這時外面卻響起敲門聲，他轉頭，微弱的燭火將那人的身姿映在糊門的明紙上，眸底不禁漾出笑意。

一開門那人「嗖」地一下鑽了進來，「快關上門，要是讓陳仲年逮到又要不得消停了。」

他依言關上門，眉頭一挑，問道：「郡主這麼晚到這來，有何指教？」

來到慎遠坊大半年，這是第一次有人這麼稱呼她，容瀲只覺得這兩個字聽得刺耳，攬起無盡的苦澀，不知蘭襟是故意的還是隨口一說，不過不管是什麼都不重要。容瀲下唇之前被她咬破皮，留了個小小的傷口，現下抿著，那道紅就格外明顯，蘭襟的視線從上面凝視了片刻後移開，落到她的掌心，上面放著兩個小盒子。

「這個是金瘡藥，專治外傷，這個是傷口癒合後用來去淤除疤的。你也知道慎遠坊人是不讓私自買東西的，這可是我費了好大的勁兒才得來的藥。」她說著湊近，垂眸看他右手掌心綁著的布條，聲音低低啞啞的，「我這人不喜歡欠人，本來我想著剪楓樹枝多幹些活來還你之前替我挨一鞭子的人情，沒想到最後還是蘭公子出力最多，這個藥就當我還你的了。」

她睫毛又捲又翹，在眼底籠上一片淡紫色的陰影，如掮著翅膀的蝴蝶，能飛進人心底。

蘭襟忽然俯身，容瀲呼吸陡然一滯，他的左臂卻只是越過她摸起案頭的小盒，復又起身挑開蓋子，問：「這裡面的藥膏還沒人用過，郡主身上有傷怎麼不用？」容瀲輕咳一聲回神，一臉真誠地道：「還不是想把最好的先給蘭公子，這才能顯示我還人情並非敷衍了事？我自己這點兒傷算什麼，蘭公子早些把手治好才最要緊。」

蘭襟嘴角掛起意味不明的笑，淡淡地道：「這裡面不會是有毒吧？」

他目光銳利，容瀲卻鎮定得很，「蘭公子這樣說可真叫我傷心。」

「郡主也知我從前是掌天機司的，天機司裡一干吃的用的都要由小廝先行試過才能給我用，習慣罷了。」

容瀲看向那盒藥，反應過來了，「你是想讓我為你先試過你才肯用？」

「郡主誤會我的意思了，我只是習慣如此，並不敢讓郡主替我試藥。」

蘭襟話已經撂下，要是她不試藥他就不用，若不做，那她所謂的真誠就跟著扔風裡了。

容瀲的思緒過了幾個來回，這才深吸口氣將衣襟往外扯了扯，露出白皙如皎玉的肌膚，和左肩膀一點淤紅痕跡，挖著藥膏塗上去。

「還有這金瘡藥——」

容瀲面上一熱，道：「我那傷口在後腰……」

蘭襟「哦」了一聲，說：「然後呢？」

然後？他怎麼還能問出「然後」二字？容瀲抿緊嘴巴，因太過用力下唇又疼又麻，她這才想起傷口不只腰上有，忙用手指挖了一點金瘡藥膏塗到下唇那裡，紅唇泛著淡淡水光，一張一闔地道：「如此蘭公子可放心了。」

那地方像是誘人的水晶糕，蘭襟盯著她的唇逼近一步，正要說什麼，外面卻傳來嘈雜的聲音，像是查房的。

容瀲眼珠一轉，如來時那樣「嗖」地一下就開門跑了出去，這陰暗的屋子裡只剩下燭火與他相對。

蘭襟取來金瘡藥，解開布條緩緩地抹到掌心，放到鼻尖輕嗅，一股清涼的藥味傳來，卻不知和她唇上的是不是一樣的味道。

慎遠坊這一趟往太子府去的是副掌司陳仲年，侍衛押了一車桃花酒，回來的時候帶了不少賞賜，以彰慎遠坊上下官員們的勤勉認真。

「勤勉認真，不就是看犯人看得好？」霍准摸著下巴道：「照往常到長安城去的都是正使王大人，還是頭一遭有副使過去的，還頂著那麼一道長疤也要去招搖過市，這陳大人心理素質也是一絕。」

容瀲笑吟吟地瞥他一眼，「這要是被陳大人聽見了還不割了你的舌頭？畢竟人家已經努力在扮演一個正直好官員，被你說得像是個奸詐小人一樣。」

霍准閉緊嘴巴，拿著鋤頭去山上挖參了。

提起陳仲年容瀲就想到蘭襟，她往四下掃了一眼，好像又沒看見他的身影。

正張望著，肩膀猛地挨了一下，嚇了她一跳。

「陳大人有要事，叫妳回去。」

容瀲聞言後扔下鏟子，心下雖起疑，卻只能跟著侍衛過去。

陳仲年在慎遠坊單獨有一個小院，她一進屋侍衛就退了出去，屋中佳餚擺了一桌子，並上兩罇上好的女兒紅，倒一杯出來，滿屋子都是酒香。

容瀲笑眼瞇起來，問：「不知道陳大人找我來有何事？」

陳仲年似是已經喝了一會兒，酒氣上了臉，襯得那道疤更紅，隨著他說話動著，像條醜惡的蟲子。

「我去長安城，人人都盯著我這張臉看，那眼睛裡都是厭惡，就和我從前一無所有時對我的態度一樣。我是個男人，我不怕醜了些，可妳就不一樣了。」他咧開嘴笑著，突然起身踉蹌著撲過來，拖著容瀲的手將她一把按到牆上。

那酒氣拂面，噁心得她胃裡翻滾，容瀲蹙著柳眉，厲聲喝道：「你放開我！」

「我發現你們這些人還真是好笑，總認不清現實，既然已經落到這步田地就要認命，怎麼還這麼高高在上？」陳仲年騰出一隻手來抽出匕首，刀鞘戳在她嬌嫩的臉頰上。

「不過是仗著有這張臉，蘭襟才會為了妳把我弄成這副鬼樣子，他我日後新仇舊恨一起算，今天就先清清我們的帳好了。」

他那一張臉被酒意與憤恨扭曲，容瀲嫌惡地別開臉，冷笑一聲道：「我記性沒有六安侯好，還是經他那日在楓樹林提醒，我才記起明德十六年陳大人不僅去侯府跟前討差事，還來了我慶安王府呢。我這人心善，府中沒什麼空缺還打發了你些碎銀子，陳大人，做人怎麼能不感恩呢？」

「妳——」他被戳中昔年隱痛，捏著匕首的手發抖，酒意漸漸上頭，站都站不穩。容瀲看準時機一腳踹上他小腿，踹得他往地上栽歪，她順勢跳到他身後，再一腳踹得他向前，腦袋撞到牆上，直接撞到暈厥。

陳仲年以為她只是個養尊處優嬌滴滴的郡主，不想竟是小看了她。

容瀲坐在一旁喘著氣，看著地上的陳仲年有些發愁。

他醒來之後一定不會放過她，可若是殺了他，她還實在不敢下手。她擰眉沉思，視線裡卻映入一片白麻布的衣襪，一抬臉正撞上蘭襟俯視下來的眼，眸底寒意蔓延，看得人發怵。

「你怎麼在這？」還有他是怎麼進來的，她怎麼半分沒察覺？這人走路都沒聲音的嗎？

蘭襟指著陳仲年道：「是他派人叫我來的。」

「看來陳大人想趁著今日酒意壯他慾人膽，把和他有仇之人一一解決。」

容瀲一見他來就沒什麼愁了，身體放鬆，軟軟地靠在有些涼的牆壁上，笑道：「這陳大人去了趟太子府膽子也跟著大了好幾圈，到底是太子府的風水好。我依稀記得，侯爺從前跟太子爺親厚得很，哪裡是陳仲年能比的？」

她是個逮到機會就忍不住將從前受的還回去的人，之前蘭襟那一聲「郡主」戳了她的心，此刻她又笑吟吟地喊他「侯爺」。

蘭襟淡淡地瞥她一眼，提步轉身就走。

「哎、哎，你去何處？」

「自然是去找院外的侍衛，尋大夫來救被郡主打暈的陳大人。」

容瀲神情一緊，連忙跑過去，伸開雙臂攔在他前頭，揚著下巴道：「你要是走，那我就和侍衛說你是我的同夥，慎遠坊裡是寧可錯殺也不會放過，你怎麼也說不清。」

蘭襟好整以暇地看著她，笑了笑說：「郡主可知道，上一個威脅我的人是個什麼下場？」他撥開她，手按在門上，聲音透著三分冷，「妳大可以去試試看。」

容瀲杏眸一動，回過味來，蔥白的手指扯住他的胳膊，像隻小貓一樣把尖尖的小爪子收好，擺出個乖順至極的樣子，「我方才只是手足無措太害怕了，一時失言……蘭公子，我方才下狠手，也是因為想起之前你挨了他那一下……你我也算是舊識，你就不能看在我費了心思送藥治你的傷幫我這一次嗎？再說，陳仲年倒楣了，難道蘭公子不開心？」

一提起藥，蘭襟額角青筋跳了一下，他竭力地繃緊下顎，轉過頭道：「可妳說，我用了藥咱們就兩清了的。」

容瀲眼尾下垂，語氣委屈又可憐，「那這次就當我欠你的。」

蘭襟滿意了，折身走到案桌旁，手撫著酒罇，突然問：「妳可知道慎遠坊的糧食

貨物都放在哪兒？」

容瀲恍然大悟，不禁慶幸自己這些日子並沒有白白浪費，同蘭襟這種人比，她的段數還是低了些。

院外侍衛劉書寸步不離，之前陳大人說無論裡面有什麼聲音都不用他管，他恪守職責，就算聽見裡面男男女女的驚呼聲，「劈里啪啦」的瓷器碎裂聲，儘管心裡好奇得厲害，身體仍是一動不動。

長安城美人眾多，同安郡主容瀲的樣貌仍是拔尖的，放在這荒山野嶺更是獨一份，侍衛們私下聚在一起提起容瀲時也都是心神搖曳，但也只是嘴上說說，誰也不敢妄動，這陳大人倒是有膽量，只不過他又叫了蘭襟進去……

思及此，劉書的一張臉要擰巴起來，實在是不敢再細想。

過了會兒有腳步聲傳來，院門被打開，容瀲手捂著臉嗚咽一聲就往外跑，像是受了極大的委屈，跟著她身後的蘭襟臉色略顯蒼白，腳下虛浮，扶了一把侍衛才站穩。

「多謝你。」

「不、不必……」劉書驚得舌頭都在打結。

蘭襟淡漠地「嗯」了一聲，徐徐走遠。

從小老實巴交的劉書此刻腦子亂成一鍋粥，呆愣了良久才聞到一股燒焦的味道，他轉頭一看，院中半空冒出滾滾濃煙。

副掌司除了日常管理慎遠坊的一千犯人外，還負責親自看管坊中的糧食以及各種貨物、上頭的賞賜，而這庫房就在後院。

劉書暗道一聲不好，人立時衝了過去，起火的地方果然就是庫房！

他一撞開門就聞到一股濃重的酒氣，陳仲年醉得人事不省地癱在地上，旁邊還扔著空空的酒罈。

「陳大人、陳大人！」劉書見他沒反應，忙拖著他到院裡又去喊人滅火。

今日慎遠坊中所有的犯人都到萬青山挖參去了，侍衛們也去了一大半，留下的還被陳仲年都趕得遠遠的。

劉書一邊跑一邊喊，「走水了！」

可他跑了大半個坊中才碰到人去搬水救火，這麼一來一回浪費太多時間，等火被撲滅，裡面的東西也被燒盡成一捧灰了。